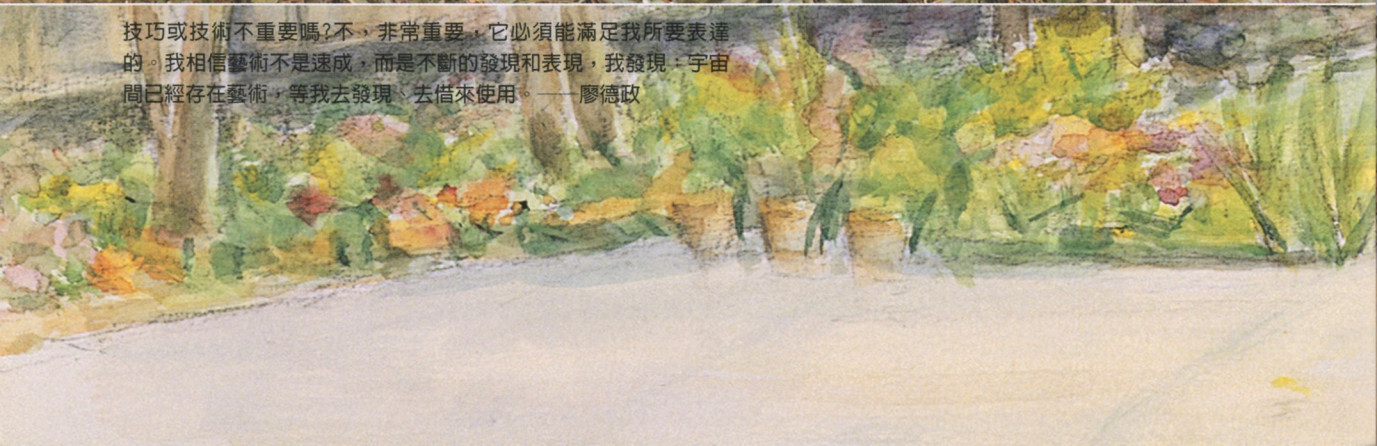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技巧或技術不重要嗎？不，非常重要，它必須能滿足我所要表達的。我相信藝術不是速成，而是不斷的發現和表現，我發現：宇宙間已經存在藝術，等我去發現、去借來使用。——廖德政



III

東京美校最後一位台籍生

廖德政的素描受到老師極力誇讚，他也親眼觀摩老師以水彩畫人體模特兒的過程，那熟練精湛的素描和水彩技法，深深撼動廖德政，心裡不斷呼喚自己要用功，他深知要學到老師繪畫精髓的不二法門，唯有認真打好素描基礎，同時也萌生嘗試水彩創作的欲望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南薰造教室六君子

一九四一年二、三月間，為期一年的預科即將結束，包括廖德政在內，在廖德政的引領下，經常聚集「池元名曲喫茶」聽音樂、談未來的六個同班好友，由於志趣相投，一升上本科第一年之後，集體選擇了「南薰造教室」，同為南薰造先生的門下弟子，六個人自稱「六描會」，步入了美校本科的生涯。

●所謂「教室制」是東京美術學校行之有年的教學傳統，類似拜師學藝的師徒

制，日本畫壇之容易形成門閥，就是這樣造成的。這一年同級學生升上本科，可以在田邊至、小林萬吾和南薰造三位教授中，選擇一位心儀的畫家入門，廖德政和五位同學就是這樣進了南薰造教室。

●六描會同人是大林春雄（北海道人，俱知安中學畢）、深見公道（九州人，福岡明善中學畢）、坂本寬（庫頁島人，樺太豐原中學畢）、金興洙（朝鮮人，咸南中學畢）、塚原榮一（東京人，東京府三中畢），加上廖德政（台



一九四二年十二月，廖德政（中間蹲者）與六描會大林春雄、深見公道、坂本寬、金興洙、塚原榮一合影。



六描會同人是大林春雄、深見公道、坂本寬、金興洙、塚原榮一、廖德政。

六描會其他成員後來的活動

韓國的金興洙（1919生），六〇年代以後在韓國發表過極具批判性的抽象繪畫。北海道的大林春雄（1922生），後來長居東京，是二紀會會員。九州的深見公道（1922生），曾出品九州人脈展等重要展覽。塚原榮一與坂本寬，活動情況不明，目前僅知深見公道於數年前去世。

灣人，台中一中畢）共六位。六描會是一個相互鼓勵而不公開的小團體，預期在南薰造的教導下，正式邁開各人畫業的步伐。一九四一年四月新學年開始，廖德政升上本科第一年級，可是本來同校的三位台籍生學長，也修業期滿畢業離校了，他們是油畫科的吳天華，雕刻科的范倬造與黃清埕。新學年又沒有台籍新

生入學，如今東京美校僅剩他孤伶伶的一名台籍生。直至終戰，雖有台籍新生入學，如建築科楊英風、雕刻科林忠孝，但都僅短暫肄業，廖德政遂成為戰前東京美術學校最後一位台籍學生。

●廖德政選「南薰造教室」為油畫主修的理由是，南薰造為公認最擅於將印象派的光，引到表現日本大自然風景的畫家，廖德政也從翻閱各家圖集中，發現南薰造畫過一幅「台灣孔廟」，而留下深刻印象。

●這樣一位畫壇前輩曾於一九三〇年到過台灣，擔任「台展」審查，而且又是東京美校早期學長，留學英倫，遊歷



南薰造



南薰造 梨花里 油彩·畫布

法、義等國。早年自官展中脫穎而出後，旋被推舉為審查員，廖德政選擇進入「南薰造教室」時，南薰造已在東京美校執教十年了，如今有幸成為師生，廖德政感到欣慰，也下定決心將全力以赴。

●本科第一學期結束，暑假返鄉，九月再回東京，繼續第二學期南薰造教室的課程。那一年（一九四一）十一月，廖德政的素描受到老師極力誇讚，他也親眼觀摩老師以水彩畫人體模特兒的過程，那熟練精湛的素描和水彩技法，深深撼動廖德政，心裡不斷呼喚自己要用功，他深知要學到老師繪畫精髓的不二法門，唯有認真打好素描基礎，同時也萌生嘗試水彩創作的欲望。

●同年十二月八日，日本機動部隊偷襲珍珠港，迅即對英美宣戰。同一天日本兵已經登陸馬來半島，兩天後又攻下關島與呂宋，年底香港淪陷，從而捲起太平洋戰爭的烽火。

戰爭中休學

●一九四二年元旦翌日，日本軍佔領馬尼拉。這一年年初日本全國皆陶醉在前線捷報頻傳的歡樂聲中。由於戰場都在遙遠的南洋諸島，日本後方的國民絲毫感受不到烽煙氣息，東京無戰事，異鄉遊子廖德政也不覺得生活有任何明顯的改變。

●三月上旬學期結束，新生入學考試開始，又見屢戰屢挫的張義雄前來應考，真是不屈不撓。四月，廖德政升上三年級，在參加迎新狂歡會中卻未見張義雄的人影。狂歡會是在東美創立伊始，每年元旦，全校師生聚集校內，打開酒桶，斟滿大杯，依序暢飲一輪。後來演變成開學後，來一場野性的、挑逗的、激情歌舞，稱「YOKACHIN舞」，新生跟著舊生，飲酒狂舞，其戲謔與奔放讓大家捧腹大笑之餘，也先讓這些未來的藝術家們見識東美生的自由、浪漫與熱情。

●早期迎新會的費用是每個畢業生交一幅自畫像給校方收藏所得而來，東京美校西洋畫科收藏畢業生自畫像已有相當歷史（日本畫科以畢業作為主，不限自畫像）。

●迎新會的狂歡聲中，四月十八日美國陸軍航空隊B25型戰鬥機首度轟炸東京，是日本本土第一次遭美機空襲。九月，戰備的警覺迫使東京美校實施提前半年畢業的措施。

●一九四二年底，趁學校面對戰局的鬆散，廖德政再度返鄉，此時家人已揮別豐原神岡老厝，遷移至台北的御成町（今中山北路一段），定居台北市，他與家人相聚一個多月，直到翌年一月十日



一九四二年十二月，廖德政攝於東京池袋的住處。



一九四二年寒冬中，廖德政手持畫具在榛名湖畔寫生。

才回到東京。

●一九四三年初返回東京後，廖德政和同班同學另覓位於池袋的公寓，一起賃屋而居。從這裡往返學校得搭省電（鐵道省電車，今名山手線），在上野下車，再徒步穿過上野公園的櫻花林蔭道盡頭，就是美校大門。於是愛聽古典音樂的幾位死黨，只好捨棄「池元」轉移陣地到池袋驛西口附近的「セルパン」為新據點。

●廖德政回到東京一個半月後，一九四三年二月底，專程拜訪住在櫻台的美校學長黃清埕夫婦。黃清埕是兩年前雕刻科的畢業生，與范倬造、吳天華同期，黃清埕的妻子是私立東洋音樂學校出身的鋼琴家，由於同是校友與愛樂者的緣

分，彼此之間交情頗深。

●黃清埕夫婦已決定前往中國北京教書，但決定先回台灣一趟。廖德政拎了一包故鄉帶來的土產——肉鬆當伴手，準備為他們夫婦送行。當晚，僅以一鍋稀飯佐以小菜，大家談著未來，發抒理想。直到深夜，廖德政起身告辭，臨別，黃清埕交給他一個畫架，要他帶走。

●三月十九日，新舊學年交替中尚未正

式開學，廖德政去了一趟離東京最近的千葉房總半島鵜原海岸寫生，萬萬沒想到黃清埕夫婦返台所搭乘的高千穗丸，也在這一天即將抵基隆外海之際，不幸被美艦魚雷炸沈，全船上千乘客罹難，黃清埕夫婦也不幸葬身海底。

●沈船消息至三月廿四日才見報，倒是事件發生翌日的新聞，廖德政讀到一則訊息，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主任藤島武二於三月十九日腦溢血復發去世。

藤島武二 (1867-1943)

東京美校西洋畫科初創，居領導核心人物之一的藤島武二，雖身處學院殿堂，但也關心在野的叛逆精神，本身則是努力型的畫家。於學院與官展之間位高權重，曾數度來台擔任「台展」評審。一九三九年出任東京美校油畫科主任，翌年廖德政入學，接受科主任影響最深的教誨，就是領悟油畫可以不斷修改的特質，但須畫到看不出塗改的痕跡，才算完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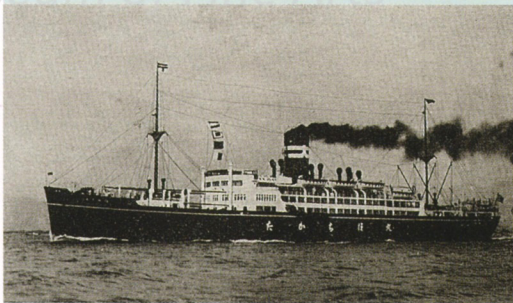


藤島武二

高千穗丸

豪華巨輪「高千穗丸」，一九三四年三菱長崎造船廠製造出廠，加入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營運的台日定期航線。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從神戶啟程，當晚在門司港停泊一夜，翌日出航。十九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在彭佳嶼海面被兩枚魚雷擊沈，滿載一千多人中，僅約兩百人獲救。黃清埕的外甥郭敏生就讀東京大學工學部，也和舅父、舅母同船返台罹難。

高千穗丸是台日航線上第一艘日本人製造的輪船，也是這條航線上最早被美艦炸沈的客輪。



高千穗丸



廖德政 風雲起 1940年 24×33公分



一九四二年五月，前往鵜原海岸畫畫，前起：深見公道、佐佐木四郎、廖德政。



一九四二年五月，廖德政與同學塚原榮一在鵜原海岸寫生。

●一星期後廖德政回到池袋宿舍，一方面準備開學後的休學旅行；另方面因噩耗接踵而至，心情低落至極，加上假期返鄉的室友未歸，於是獨自走向「セルパン音樂喫茶室」，點播一曲貝多芬，聽著聽著不禁悲從中來，潸然淚下，無心進食。

●一九四三年四月廖德政升上四年級，經學校安排巡禮過京都、奈良古美術之旅後正式開學，戰爭陰影下的校園顯得分外詭譎，氣氛極不尋常。新學期行事曆多了一項野外軍事訓練。

●五月，恩師南薰造也退休了，代課老師有寺內萬治郎和伊原宇三郎兩位，唯校內校外都顯現不安定的狀態。入夏的東京正逢梅雨季，潮濕燠熱，食物都是配給的，外食很貴，廖德政只好自炊。他寫信告訴父親，戰局不穩，乘船危險性高，不能返鄉。

●六月，日本發佈「學生戰時動員體制要領」，凡是一九四〇年入學的東京美

陣亡的東美同級生芳賀準錄 (1921-1945)

與廖德政同年考上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的芳賀準錄，也是川端畫學校同學，進東京美校亦編在同一班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入營，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戰死於呂宋島。



芳賀準錄的畫作

校生，由於徵召令，可以在今年十二月提前畢業。事實上九月以後，美校生大半都已領得臨時畢業證書當兵去了。

●廖德政也是一九四〇年入學的，所以同班同學至此都走光了。原南薰造教室六描會成員之一的深見公道，是池袋公寓的室友，他被徵召入伍後，廖德政移到空下來的榻榻米房間，把自己有床的房間讓給張義雄搬過來住。這位寶貝同鄉提來幾件簡單的行囊中，大都是些稀奇古怪，見也沒見過的變戲法小道具，還有關在鐵籠裡蜷成一團的蛇、鳥等小動物。



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，廖德政與張義雄參加池袋區慰勞出兵家屬晚會，與租屋附近的老弱婦孺及學生同樂，暫時忘卻戰爭的痛苦與悲傷。



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，「未完成交響樂」參加池袋區慰勞出兵家屬晚會。前者扮花臉彈吉他者為廖德政，中排吹笛的乞丐為張義雄。



一九四〇年代，東京美術學校校慶遊園會。



一九四〇年代，東京美術學校校慶遊園會。



一九四〇年，東京美術學校的學生為慰勞同學從軍所辦的舞會，同學們化妝成林布蘭特畫作中的人物。

1944 府展停辦。

●毋須入伍的美校生都是體檢丙等和外籍生，台灣人沒有兵役義務，但台灣總督府卻希望家長鼓勵留學生當志願兵。廖德政的父親向來反日，參與台灣民主運動不遺餘力，也是日本警察盯梢監視的對象。廖德政的父親因應時勢動盪堅持兩個原則：一、絕不改姓氏，二、不許兒子當日本兵。所以要廖德政嘗試辦理休學，以防未畢業先從軍的莫名命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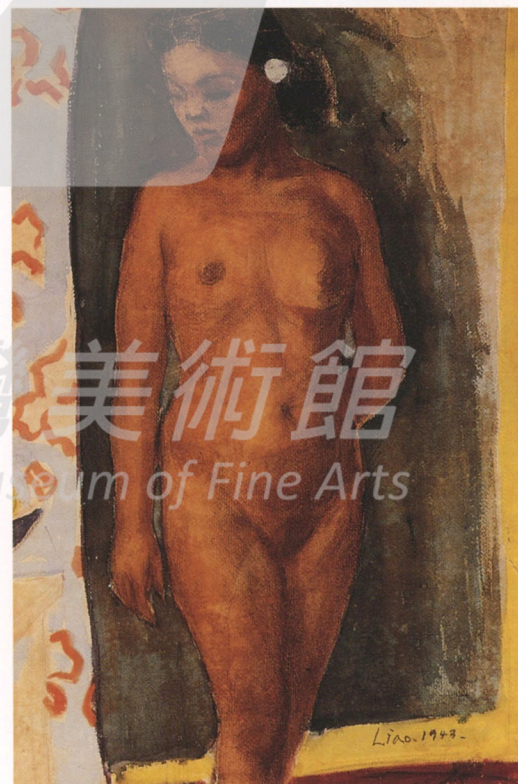
●一九四四年元月起廖德政處於休學狀態，唯能自由到學校畫畫。戰爭中物資不足，工作困難，居民疏散，在空蕩蕩的東京僅能省吃儉用度日。

●九月，張義雄去北京投靠在當地行醫的大哥，廖德政原想跟去，卻被家人勸阻。自進入美校以來，一度展現前景在望的凌雲宏志，卻因戰爭而帶來癱瘓與沉落。

張義雄的哥哥張嘉英

張義雄出身嘉義書香世家，父親是國語學校畢業，曾經當過老師、銀行員，後來轉行經商。伯父是留日的師範生，叔叔是醫生，叔母張李德和為女畫家，也是嘉義「琳瑯山閣」主人，林玉山、陳澄波等人經常在此雅集，引領嘉義畫壇風騷。

大哥張嘉英，一九一一年生，一九三四年就讀長崎醫大二年級時，父親遽逝。由於父親經商失敗留下龐大債務，只好靠自籌學費完成學業，流浪日本的張義雄也只能自謀生路了。張嘉英於一九三七年醫大畢業返台就職，一九四〇年攜眷前往北京鐵路醫院前門分院擔任內科主任，後又轉任濟南鐵路醫院。一九四四年九月張義雄赴北京投靠時，他已回北京接手日本友人因出征而留下的小兒科診所。終戰後兄弟倆都在一九四六年從天津搭船返台。



廖德政 裸女習作 1943年 49×33公分

原子彈爆炸的體驗

●休學的期限一年，時局恹惶不安。張義雄離去後，同宿舍是有阿部平臣，係因病休學降級而成爲同班同學。他身體孱弱，無法當兵，所以打算回九州鄉下靜養。廖德政想暫時離開時局緊張的東京，並決定趁休學將屆滿之前跟著阿部到九州體驗鄉村生活。阿部家在福岡縣直方市，鐵道筑豐本線停靠的小站，是一處偏僻純樸的小村落。村裡的男人都從軍去了，偶爾和阿部兩人在村裡走動，都被投以奇異的眼神。

●這裡沒有音樂，只有大自然的天籟和純淨的空氣，以及平靜的耕作、繪畫生活，如火如荼的戰事似乎被隔絕於遙遠的他方。

●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休學終了，返校上課，但是非常時期的東京美校異動頻仍，新進的兩位教授是梅原龍三郎與安井曾太郎，東京的空襲警報不曾間斷，



一九四五年東京東京大空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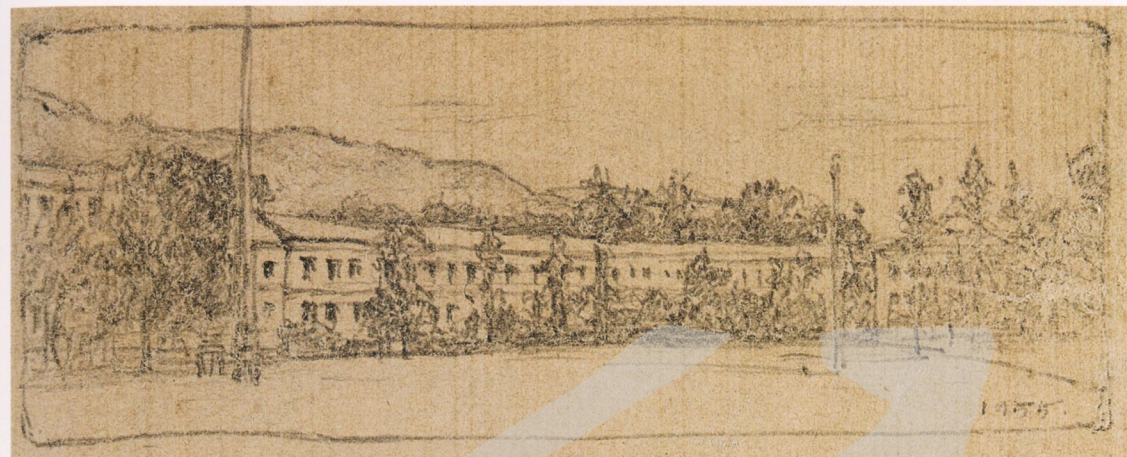


廖德政自江田島休假回東京，並與鄰居友人合影。

躲進防空洞的次數遠比在課堂的時間要多。

●廖德政選了「安井曾太郎教室」接受指導，可惜大部分時間都在躲空襲，不過老師的叮嚀，言猶在耳，安井先生強調素描基礎很重要：掌握外形，處理明暗，再來是對物像認真觀察。

●呈半休眠狀態的學期末，春假就要來臨，三月十日凌晨十二時十五分，廖德政在睡夢中被空襲警報驚醒，事實上距離美軍投彈已過七分鐘。東京灣岸的人口密集區一片火海，染紅東京上空。是日本捲入大戰以來，本土空襲最慘烈，受創最嚴重的一次。全東京四分之一土



廖德政 江田島海軍兵學校 1945年 紙·鉛筆 10×18公分

地化爲焦土，死亡人數八萬三千餘。廖德政的住處是東京西郊的池袋，燒夷彈在東區肆虐破壞，半夜醒來親睹這場大轟炸的廖德政，幸運毫髮無傷。

●考取東京醫科大學的弟弟廖德潛替哥哥償了父親的宿願，父親爲使兩兄弟安心求學，於新宿區（原隸屬淀橋區）西北端的下落合與日本友人合資購屋，東京大空襲之後兩兄弟便搬過去了。

●根據日本政府頒佈的「決戰非常措置要綱」，全國中學以上生徒實施「勤勞動員」，停止教學。一九四五年五月上旬，廖德政接到命令，被發派廣島外海的江田島海軍兵學校從事勤勞服務，工作性質是繪製軍事教材插圖。

●江田島和廣島之間的交通只靠船隻接駁，廣島那一頭的聯絡站是宇品港，乘船往返單程需四十分鐘。「勤勞動員」的學生們只有星期天可以搭船到宇品港轉往附近度假。廖德政的朋友吉田氏は東京宿舍鄰居的親戚，任職宇品港的銀行經理，因爲獨居生活寂寞，很歡迎廖德政利用休假時間與他作伴。

●八月五日星期天，廖德政一大早就準備在江田島港口搭船去探望吉田氏。不巧趕到碼頭時渡船已開航，駕駛員發現有兵員來不及登船，想回頭來載他，一向不願意叨擾人家的廖德政，客氣地婉拒，就這樣眼看聯絡船乘浪而去。

●第二天八月六日上午八點多，天空晴朗無雲，是個炎熱的盛夏清晨。忽然一道閃光劃過天際，接著爆出轟然巨響，玻璃被震得乒乓碎裂後，大白天立刻陷入十分鐘左右的黑暗世界。誰也不知道這威力空前的炸彈，是什麼炸彈，剎那間廖德政親歷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經驗。後來才曉得，這就是八月六日美軍投下廣島的第一顆原子彈。

●幸好前一天廖德政趕不上聯絡船，而沒留宿廣島，遭到原子彈爆擊。果然，那一刻廣島上空升起一朵蕈狀雲之後，市區立即陷入火海，遍地哀鴻，滿街血淋淋斷肢殘臂的傷者，求助無門，踉蹌找水喝的民眾四處流離。舉目望去，斷垣殘壁，橫屍遍野，轉眼之間，廣島已成慘絕人寰的人間煉獄。

●廖德政因遲到誤了去廣島的渡船，無奈地待在江田島，卻幸運逃過浩劫，驚險地與死神擦身而過；遺憾的是廣島的朋友吉田氏，從當天一早出門上班後，從此音訊杳然。

終戰後復員

●原子彈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，江田島海軍兵學校宣布解散。

●同年四月開始的新學年，戰局已陷入膠著。各級學校皆奉令停課。現在戰爭結束了，全國學生統統復員返校，正好是過完暑假九月初的新學期。

●自一九四四年一月申請休學，至翌年元月再度復學的廖德政，正逢兵荒馬亂期間，不是躲空襲就是勤勞服務，正常上課的時間很少，隨復員的學生回到學校之時，他已經是東京美校最高年級生了。和他一起考進來的同學均全部提前一年畢業，所以目前的畢業班是三年級升上來的（戰時規定五年制學生四年級即可畢業），他們大都是後勤軍事單位復員的學生，因戰事被迫荒廢學業已有一年，程度顯然低落。加上無家可歸的學生很多，校方闢出暫時閒置的紀念



廖德政於東京美術學校時的畢業證書。

館、俱樂部、柔道場、劍道場等空間做為收容所，因此全校瀰漫著過渡時期的氛圍。

●畢業班的功課只有畢業製作，翌年（一九四六年）二月廖德政已完成作品，三月終於領到畢業證書，這是以東京美術學校校名頒發給台灣人的最後一張證書。一個月後，東京美術學校新學年開學，迎接新時代，破天荒招收女生；但廖德政已經回到台灣。一九四九年，東京美術學校才改制為東京藝術大

學。

●回台灣的行程，一切依從聯合國駐軍的安排，先登記再等通知，交通費全免。廖德政返鄉登船地點被指定從宇品港啓航，不意又回到曾經讓他驚悚難忘的港口，默默登上美國軍艦自由號，從此揮別百味雜陳的留學生涯。廖德政自懂事以來，認為台灣就是日本的離島，而這一趟歸途，卻是回去剛與日本切斷關係的故鄉。